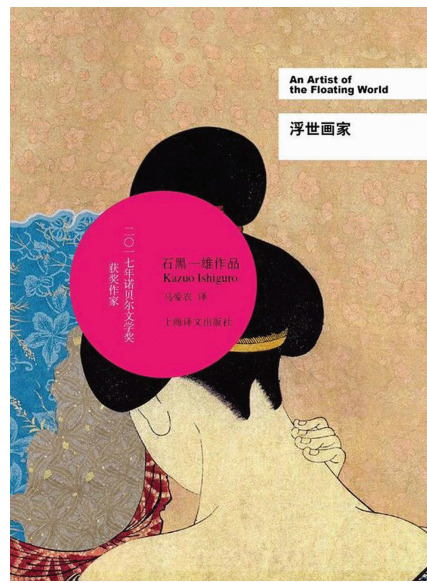


《长日将尽》



《上海孤儿》



《浮世画家》

石黑一雄：寻觅旧事的圣手

□ 邱华栋

1

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三个人一起被称为是英国文坛上的“移民文学”三雄，也是现在在欧美相当活跃的“无国界作家”群中的佼佼者。眼下，石黑一雄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算是一位英籍日裔小说家了。1954年，他出生于日本的长崎，1960年，年方6岁的石黑一雄就跟随父母亲迁居到英国。他的父亲是一名海洋学家，受雇于英国北海石油公司，因此，他得以成为居住在英国乡下郊区的亚洲孩子，并且逐渐地和周围的白人文化融合。石黑一雄少年时代就读于伦敦的中学，中学毕业之后，先后进入英国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80年，26岁的石黑一雄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居住在伦敦郊区，开始潜心写作。

如果从上述简单的履历来观察他，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杰出作家诞生的确切原因和理由。但是，石黑一雄的履历就是这么简单。不过，他的亚洲人种和血缘注定使他成为一个在日本和英国之间寻觅写作题材、在陈旧的往事中寻找摆渡之舟的跨越文化和记忆的人。1982年，石黑一雄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苍白的山色》，小说立即引起了英国文坛的侧目，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一个文学奖。

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一种明显带有日本文学印记的小说。他的小说叙述语调从容、淡雅，总是弥漫着一一种日本式的哀愁，但是，他分明又是在用英语写作，因此，他把一种日本式的哀愁和精微的气质和气韵，巧妙地带到了英语文学中，给英语文学增添了特殊的活力。

而石黑一雄的英语小说之所以立即引起了英语文坛的注意，和他小说中的日本文化的影响和气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和哈金的英语小说中的中国元素引起了英语文坛的重视，是一个道理。作为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苍白的山色》的内里弥漫着对旧事物消逝的哀伤情绪，对逝去岁月的哀悼，对物是人非的感叹。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者是一个日本女子，她叫悦子。她离开了日本，来到英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中年寡妇了。悦子住在英国乡下，离群索居，异乡的雨和雾使她心里弥漫着哀愁。而长女的突然自杀，又使她陷入到对当年在日本长崎的生活的追忆当中。

在悦子的叙述中，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像记忆的长河中驶过的船一

样，在她的叙述中缓慢地漂过。《苍白的山色》使英国文坛看到了另外一种英语文学的情致，他们开始瞩目于石黑一雄这个来自遥远的亚洲岛国的青年作家了。

2

1986年，石黑一雄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世画家》。小说的主人公依旧是一个日本人，这次是一个日本男性艺术家，是一个浮世绘画家，他叫大野增次，小说以他的回忆构成了叙述的基调，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事。

小说把故事叙述的时间背景放到了1948年，讲述了在两年的时间内艺术家大野增次的生活和思绪。那个年代，是日本笼罩在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迷离彷徨的年代。

《浮世画家》这部小说如同一幅安静、沉稳、缓缓流动的画卷，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氤氲印象。可以说，在小说《浮世画家》中，石黑一雄进一步将日本文学和文化中的审美气质带到英语文学的书写当中，使小说显得别具一格，也使英语读者耳目一新。这部小说获得了英国“布克小说奖”的提名，并获得了1986年的“怀特布罗德奖”，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流布。

如果说前两部小说使石黑一雄被看作是英语文坛的新秀和不可小视的未来文学之星的话，那么，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长日将尽》。这部小说出版于1988年，和前两部小说的题材不一样，这部小说对于石黑一雄来说显得十分国际化，如同小说的题目《长日将尽》所彰显的诗意和对时间的刻画那样，小说的故事本身也显示了时间的力量。它依旧是对旧事的打量，是对一个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的世界的深情回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白人管家，这个英国管家的名字叫史蒂文生，他是一所英国贵族庄园达林顿府的管家，整部小说都由他的第一人称讲述来构成。我们知道，英国管家在全世界都很闻名，是一个如今已经很稀有的特殊遗存，就像中国有皇帝、美国有牛仔、日本有武士、西班牙有斗牛士一样，英国管家也是十分醒目和独特的存在。

在小说的开头，就似乎隐藏了小说后来的情节冲突：主人达林顿勋爵已经去世，这个英国老式贵族的府邸庄园被一个美国人买走了，而史蒂文生本人则被留了下来，继续担任庄园的管家。1956年7月的一天，在新主人的允许下，史蒂文生开着庄园主人遗留下来的那辆汽车，前往英国西部地区，去和女管家肯特小姐见面。肯特小姐是他过去心仪、但最终错失的女人。

在整个6天的行程中，管家史蒂文生对自己的生平和达林顿府邸的生活进行了回忆和陈述，尤其是对自我的深入的精神分析和评判、对自己过去的主人达林顿勋爵的审视和挖掘，构成了小说精彩的主体情节。

《长日将尽》因为精湛地展现了一个英国管家的内心世界而获得了1989年的英语“布克小说奖”，并被拍成了电影，由英国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主演，大获成功，石黑一雄也因为电影的传播而如日中天，成为了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中最年轻的一个。

石黑一雄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无法安慰的人们》出版于1995年。和他最早的两部小说相比，这部小说延续了石黑一雄在题材选择上的国际性和移民特性，描绘了一个白人钢琴家的游历。他从日本到英国，又辗转来到了中部欧洲一个未标明的国家，这个国家颇有些像德国，那座城市则是柏林和慕尼黑的混合物。这部小说应该是石黑一雄的小说中的一个异数，带着着离奇的情节和荒诞的、非逻辑的、超现实的风格。那些飞来横祸一样的夸张遭遇包围着主人公赖特，也使读者不断地感到惊奇。显然，主人公似乎来到了一个卡夫卡所营造的世界，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安慰，但是，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石黑一雄如同一个书写记忆的行家，他注定将与东方纠缠不休。2000年，在新千年即将开始的年份，石黑一雄出版了他的第五部小说《上海孤儿》。

这一次，他动用了家族的隐形记忆，以眺望的方式书写了一个新故事。在1930年代，石黑一雄的祖父曾经来到上海，打算在这座当时的世界大都会和商业中心城市开办一个丝织工厂，最终，他失败之后回到了日本。小时候，石黑一雄曾经在祖父遗留下来的照片中看到了祖父当年在上海的模样。照片所显示的时间漫漶、事物陌生、经历残缺，都让小小的石黑一雄震惊，使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想象的空间。于是，多年之后，祖父的经历被他结晶为小说《上海孤儿》。但是，在小说中，他并没有以自己的祖父作为主人公，而是写了一个英国孩子的成长。

3

石黑一雄保持着4年左右出版一部小说的速度，使他能够稳步地获得关注。2005年，他出版了第6部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从汉译的小说题目上看，似乎有些矫情——在汉语的语境里，这个“千万别丢下我”属于一种弱者的请求，显得比较小气和柔弱，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出版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中国屏风》等九部；发表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评论500余万字。

石黑一雄
1954-

本日裔英国小说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

他的亚洲人种和血缘注定使他成为一个在日本和英国之间寻觅写作题材、在陈旧的往事中寻找摆渡之舟的跨越文化和记忆的人。

似乎不是一部好小说应该叫的名字。小说依旧是第一人称叙事，讲述者是一个叫凯蒂的寄宿学校的护理员，她31岁，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90年代的英格兰。

在那所寄宿学校里，有很多学生，他们被校规严格管理，学生们的纪律很严明，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学生似乎都没有直系亲属，从来都没有父母亲人前来探望他们。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遭遇在他们身上发生，有一种必然的命运在等待他们。最后，他们明白了，等到他们长大了，都要做一段时间的护理员，然后就要给需要的人捐献身体的器官。在多次的捐献之后，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这是石黑一雄的几部小说中最让我失望的一部——无论是小说的题目还是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是我不喜欢的，它散发着一股虚饰的、矫揉造作的感觉，其叙述的语调和要表达的东西都显得过于精致，那么残酷的人物命运被雅致的语言所讲述本身就不很协调。也许是因为语种和文化的差异，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想，石黑一雄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过于细腻，他要是粗鄙一些就好了。因此，这部作品更像是石黑一雄在书斋里困兽犹斗地凭想象写出来的平庸之作。

但是，无论如何，石黑一雄对当代英语文学的贡献都很独特，他的文学观念也很明确，因为他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血缘出身，使他具有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野和经验。他的文学观念，明确地说，就是写出一种国际化的小说。对此，他说：“我是一位希望写作国际化小说的作家。什么是国际化小说？简而言之，我相信国际化小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它可以涉及乘坐喷气式飞机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人物，然而，他们又可以同样从容自如地稳固立足于一个小小的地区。

石黑一雄以他的6部长篇小说，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的题材和想象的文学世界，他非常善于从已经消失的时间和世界重新打捞记忆，并且把人性的表现深刻地呈现在历史的深处，笔法细腻生动，情绪饱满，张力无限，氤氲弥漫。他还结合了日本文学的美学风格，将东方和西方的文学传统嫁接起来，创造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远看似乎十分清晰，等到你靠近的时候，它似乎又是一团浓重的迷雾。